

蒲城縣志

神記^{目錄}
敬神解

張偉紘
季編

蓋聞聰明正直之謂神奉若不違之謂敬人苟為善鬼神歆焉
苟為不善鬼神共怒此神道所以設教也乃今世之敬神者崇
其宮室豐其粢盛偕神之威損人利己資神之宇納垢藏汙陰
肆不軌之謀陽為足恭之態而曰吾敬神矣敬神云乎哉嗟夫
神必如是而乃為敬豈聰明正直之謂乎人必如是而後為敬
神豈奉若不謂之旨乎神如有靈神其吐之矣然則必如之何
而可夫神生於心心具乎理吾求吾心吾敬吾神矣神豈遠

哉敬豈外求哉至於牲殺器皿酒醴笙簧勞民之力而靡民之

財有可也無之亦可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古槐居近稿

像解

張偉紵

周秦而上祭以尸無所為像像自漢晉始佛教也後世子孫沿而不革非孝子仁人不忍忘親之意故從眾為之但經久必敗敗則無不可為余親見有賣者焚者喪孰甚焉且像能像容而已不能像心至於行樂用以寫志若可為也或曰行樂非像歟余曰行樂生前自為不關人子辛酉秋余曾自作釣渭圖素志也沒世後歲時伏臘懸之壁端不惟見吾形亦可以諒吾心無異家人父子相對語豈不善歟從俗之舉可讓君子

論已錄

隨處體認天理解

劉鳴珂

宋孺李延平先生有云學問不在多言惟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明湛甘泉廣其言曰隨處體認天理此諸
儒之要言聖經之階梯也或曰天理無為人心有覺
氣稟之殊陰錯陽駁源分派別天道以邈天理安在
茫無附着曰子亦知天理之蘊於一心而察於上下
者乎無極太極萬象根柢妙用曰神主宰曰帝細氤
化醇渾浩無際此道之大原所從出也極之星辰燦
爛日月交暉江河浩渺泰華崔巍莫非二五之精鬱
勃而爭輝其在人也仁義礼智信是曰五帝萬感俱

寂萬理畢藏儲靈毓秀天理聿彰至夫虎狼之仁蜂
蟻之忠雁行先後睢鳩雌雄頭頭是道天地化工理
固如是左右源逢或曰君誰予也理無人而不具何
舉世其皆迷果所為之不力抑天命之難濟余曰吁
嗟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眾人蚩蚩情欲是依其與
存者嗚呼幾希刑名法術百家衆技於術日工於道
曰離至於騷人韵士登山臨水窮年紀誦誇多鬬靡
玩物喪志厥性乃毀若乃靜萬類之紛紜禁往來之
憧憧奉天君而為宰窮事物之始終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此體認天理之本也曰然則君子之學也將獨

求之內乎曰唯唯否否已發非後未發非先顯微無
閒體用渾然春風沂水童冠周旋上下活潑鳶魚飛
潛或觀物理於案上或悟生意於窗前或上山遇水
而釋風昔之疑或渡江中流而存誠敬之大或借穀
種以言心或觀雞雛而識仁或風月是好或游魚是
珍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有心者之所共覩彼湛
氏於延平之言釋之曰隨處體認良有以夫子今者
乃欲舍外而求內事無而遺有因功力之多舛疑天
人之授受是所謂以一人之不能而使天下皆昧昧
焉自外於天理之正而不覺也悲夫

奏議

奏議

周爰諏

奏為懲患預防請嚴申出口米禁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維天災流行盛時所有然一省或饑可合數省之
力以救之要不至有傷全局乃上年湖南江西雲南
浙江等省次第告災而最後江皖水災則幾釀非常
鉅患自十月以後流民聚清江浦者多至五十萬而江
甯鎮江揚州三處復集有十五六萬倉卒之間官吏
束手人心駭懼又其時遠則有萍匪之變近則有曹
匪之擾假令姦宄勾結揭竿響應其禍豈堪設想幸
蒙天恩浩蕩迭次截漕發帑賑貸優渥曠代所稀而

直省官吏亦均奔走呼籲集貲援助蓋合天下之力

逾半年之久今始獲稍舒喘息待及麥秋而虧挪不

止百萬流攤且及十稔尚未易通籌彌補也臣竊怪

大江南北號為產稻之鄉前年尚屬中稔他省且恃

以接濟舟楫流通轉輸利便即本省偶然脫乏亦何

難乞糴四鄰乃該省此次荒歉凡未災州縣及毗連

各省糧價同時漲貴中米一石需洋八九元至十元

不等以致搶米之案層見疊出而湘鄂皖浙莫不爭

先閉糴查抄報所載蘇省購糧江路則自四州之漕

慶貴州之貴陽海道則及奉天之牛莊越南之仰光

而且茅乾糠秕亦均視為奇貨貨更有外洋教會自運

美洲麥麵遠來平糶臣殊不解東吳粳稻何以枯竭

至於此極倘不幸更出事端致興軍旅動需數十萬

將何從復籌飛輓似此局勢豈不危哉臣周咨博訪

窮其致病之源而知蘇省糧貴且少致成此次奇災

實前江督周馥兩次奏弛米禁之流毒也蓋江南之

米上海為出口大宗江北之米鎮江為出口大宗當

劉劉坤一任江督時因姦民偷運糧價過昂即奏禁米

麥出口數載以來民食僅能自給光緒三十一年二

月周馥先請弛鎮江一口及仙濠兩處之禁禁其年十

月並弛上海出口之禁隄防既撤偷漏遂多印照之
繳發有期而影射之出洋無盡一旦凶饑告警遂至
數千里內幾無米為炊其為禍亦烈矣方周馥奏弛
禁時江南米價每石已至四五元較二十載以前下
河常在二千錢以內江南常在三千錢以內者貴賤
某已懸殊而周馥陳夔龍等不加深察驟為是請蘇
省士大夫皆謂周馥之子某受姦商重賂十數萬金
周馥為其子所蒙蔽而陳夔龍又為周馥所牽率也
惟此等暮夜之行大抵踪跡詭秘旁人莫能得其實
據_臣亦置諸不論惟是大侵之後官廩民倉一空如

洗縱得一二豐年穀價斷難如曩時之平減況豐歲固難常得乎臣愚以為懲既往之禍尤當嚴後日之

防擬請特旨飭下度支部及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此

後十年以內不準再請弛米糧出口之禁並著修治

水利講求種植庶幾民間儲蓄以充而亢氣可期漸

復矣其有不揣中國情勢強以外洋為比謂穀價愈

貴則地方愈形發達者創為邪說搖惑人心者此皆

姦蠹之尤應隨時嚴加懲辦臣為懲患預防起見是

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丁未四月二十一日赴頤和園奏上當日奉

旨交度支部議奏欽此

奏議

奏議 附片

周爰諏

謹案大易繫辭字位曰仁聚人曰財二者國之元氣
生人之大命也我朝厚澤深仁與民休息當乾隆間
海宇乂安上下交足各省司庫皆積存數百萬錢僅
盜賊一無所憂以即同治以還大亂甫定瘡痍未息然
其時年穀豐稔物價甚平民知有生之樂迨光緒初
年猶是熙和氣象自甲午庚子兩役而後國匱民貧
海內虛耗元氣大傷然綜計攤項賠款及舉債賠款
行各項新政每省出入之款頗加數十萬至數百萬
不等其深識者則憂其百計搜括竭澤而漁剝肉醫

瘡不足以喻而不知者徒見入項駮增轉疑中國民

財可以取之不竭此大誤矣夫閭閻疾苦猶遠而難

知而府庫空虛要顯而易見今各省督撫臣言及財

政輒曰庫空如洗其非虛詞可知一旦小有警動何

從措手此則深可懼也臣愚以為當今時局自朝廷

以及士庶均當守儉以足用一言為萬變不易之宗

旨所謂儉者非僅裁冗支禁侵蝕也明明重要而收

之政達大之節亦當本憂天憫人之心為德寢名實之計總期用費少

功多方合於以貧弱而求富強之道如興學要務也

而形式不必過拘練軍大政也而張皇要非所貴且

如此次江鄂秋採太湖去安慶僅二百里而弗能收

建成銷萌之效亂耗既聞又倉卒未敢調用聞者頗

深惶惑夫兵機得失臣不敢深論而耗費數十百萬

巨貲如擲虛牝臣不能不為深惜矣推之衙署之多

造洋房官場之爭事遊宴奢侈般樂粉飾太平恐非

所以招徠祥弭災變慰兆庶之望而服覘國者之心

也近年以來水旱偏災各省迭見頒帑賑恤蠲緩錢

糧猶復藉捐助賑補苴目前財政困難等籌措幾無良

策若但知開源而未能節流窮慮風俗日敝國事日

艱補救亦將不及我皇上踐位之初首崇儉德黜華

崇實導海同欽誠恐臣下猶未能深知感化擬請特

旨宣諭中外大小臣工共體時艱勿崇奢靡希衛文
衣冠布帛之風矢旬踐卧薪嘗胆之志在公費則取
之盡錙銖不宜用之如泥沙在私計則身家之宴安
當念窮檐之凍餒務使銖寸積累歲有餘饒庶幾牖
戶綢繆事無蹉跌蓋當茲勵精圖治之秋必合朝野
上下咸有震動恪恭憂勤惕厲之氣象然後海內之
庭羸可起而累朝之盛業愈隆矣臣迂愚之見謹附
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頌贊

四友圖序

郭松年

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五教既興而朋友之道著焉友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王公以之尊德君子以之立名其可忽乎哉三代以

降聖教不明同聲相應者以利而不以義是故風俗日以衰道

德日以漓所謂友道者或幾乎熄矣蒲城於古為奉先其山川

秀麗土木豐潤甲於關中長材俊民攀駕於古金源之盛教化

育

開

涵濡逮我聖元龍興人物丕顯里閭之間號稱多士其出類拔

字周知字顯卿字器之字壽之

萃者曰郭公鎬李公庭郭公時中王公天祺茲四公者生同鄉

長同舍出處同其道而又以名德享耆耇之年當其振聲飛英

互辟交聘或登金馬或上玉堂或歷臺省或遊藩鎮翔雲霄之

上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至於晚節蟬蛻軒冕各遂歸來之心盡

營鄉井田園成趣兒孫滿眼日久聚首不在東家在西里方四

公之講德也祖堯舜述周孔窮性理之窟闢仁義之途雖齊魯

淵源蔑以加矣其或春風花朝秋露月夕尊酒相屬玉琴在前

一觴一詠開朱顏掀素髯時也萬衆困於雕鏤八音以之和諧

春容乎大章寂寞乎短篇更唱迭和賓主兩忘澹乎與造物者

游游於萬化之表亦不知友之所以為友也其視唐之九老宋之

耆英易地皆然宜無少愧矣噫陵谷有時而變遷江山不可以

復識但恐異時風流泯絕後人無以稽考為可惜也然則寫四

友以為圖者豈徒然哉

頌贊

題歐陽文忠公小影

屈筆山

子朱子之跋公之文也以謂外若優柔而中實剛勁
蓋類乎公之文也吾讀公之文矣而未見公之書然
今觀公之遺像乃知書與文之優柔而剛勁者實个
乎公之人也吾何學哉將就其文學之乎抑求其書
學之乎抑第學乎其人而文也書也遂無不可以得
其神乎夫其優柔而剛勁者未易問律也則亦以剛
勁為之質而以優柔養之於純乎吾是以於斯像也
手摹之而為之贊而千載而下竊不自量忘思步其
後塵也

党子玉像贊

張偉修

參軍髯鬚齒足幼亦通儒晚且習醫日嗜歡伯
白衣未止德然而酌不殊不已假使剝竹為帝安知
不以酒泉郡侯子

張百雲先生像贊

李良材

衆人嗜：君獨憂君憂豈為身家謀亞東難勢連
美歐人期智強我愚柔爭說方城劃九如藏者尼
山俎豆休嘆吁嘻冠裳倒置不為羞等里風光
動我然我然衆人嗜：君獨憂

自信

張偉修

余性疎懶却喜遊觀余情怯險耐好登山余不奉佛願樂
寺庵余不知學政志未專余更重爵五十後友余其心

與原孝分明府書

原遜志

小春月杪得悉足下起居佳勝太翁康健如常一堂四世求之
吾縣殆不可一二得足下亦博盡人間懽矣但不知此時猶有
仕心否僕思今之仕者如置船於水惟窺得深透斯操縱由我
雖遇惡風白浪而無所驚畏又如陸地走車守得徹底雖經周
車窪險而履之如夷否則望洋而返瞻巖而止猶或不至溺跌
僕無一於此而亦放船走車其究竟未知伊于胡底足下久宦
此地即有一二昔時同舟者皆云目下風氣迥非十年前可比

然鈍根人終是惘然足下其將何以策我

聞宗師采珠薪桂想因殺英雄矣以二公之豪而
遇此境大其或者欲令咬得菜根以培其清德而
大底民耶是乃賀矣今者城頭烽起文靜翁馬
心將裏肉生照烈下淚未知風飈飢鷹所老何如
諒我同心必不作碌者偷安態也僕則居無聊形
將此次兵事幸求中外情形郵寄示知以資鄉
談可耳

寄拜雲亭

前者辱賜書以著述相期許何望僕之奢耶
僕少時頗不願為文章士謂空言不若實行我傳
人不以爲倭人信我也今茲文章不敢望矣抑怪別
我友奮志功名廊清海疆使野人得聞十款則

受賜多矣，豈其敢有他望。

書

留別諸門人書

崔寶仁

歲月匆匆年又終矣迴念僕以末學舉比於茲者三年所司不過飲食夏楚之事所講不過八股括帖之業而諸生之中操僕術以往者亦且登龍門取青衿即一二初學之輩近亦能湊字成詩拈筆作文較然非他日比在他人之視僕未嘗不謂可以塞責矣然而僕竊有憾焉者僕以孑然孤立之身受妻孥家計之累三日來五日或去五日來三日又歸於諸生身心性命之學欲講之而未遑講也聖經賢傳之旨欲究之而未能究也即目前急需之務如所謂熊劉儲

張之文章王楊吳路之試帖顏趙歐柳之書法亦未
能確有見解俾諸生得所把握徒令白駒過隙持此
千金難換之歲月誤已而兼誤人悔何及乎今將另
起爐竈矣再四籌思惟有近敝舍僦一館寓冀得高
明之徒數人俾僕撥冗之暇與之朝夕講貫或窮宋
學之闕隘或考漢學之津梁疑悟相質教學相長是
則僕之所預為自計者也雖然人情沆瀣無如師生
僕豈能不為諸生計乎諸生自念爾等自讀書以來
爾父兄之於僕相見則恭敬而侍之有事則極力而

款之爾父兄之厚於僕也如此果為僕乎抑為諸生
乎即爾父兄之於諸生事故不使之稍侵心境不便
之稍累錢財不使之或缺衣食不使之或乏其厚於
諸生也又若此果為諸生乎抑為諸生之讀書乎且
諸生既置身讀書之中矣躬不親來耜之物而飢則
必食手不理經緯之業而寒則必衣心不權子母之
計而歲費必周若竟以昂藏七尺之軀假讀書之名
徒徵逐嬉游銷磨年華愛此方寸不能少用微特無
以對僕先無以對爾父兄微特無以對爾父兄且並
無以對斯世之商賈農女諸生試即斯以捫心自問

能愧乎哉倘能聽僕言讀書則必求確解而不可含

糊讀文則必得其妙而甚勿漠視作詩寫字亦必時

時用心而不敢輕過縱尋章摘句之學未必能入聖

人之室然能文理早通順一日則功名早成就一日事

實爾父兄之至喜亦即僕之所厚望也夫若夫少壯

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則僕乃前車之鑒而悔不及悔

者也今將解館謹贈數言情不能禁各宜鏤銘

光緒己丑十二月十九日晚友生孝珍甫作

書

寄李子逸

井勿幕

終日眷眷輒望西門而大哭真欲長逝入君懷也又
恐渭北友若^人臨舍下及疑某之踰垣者是用阮尺楮
達^達左右萬一無甚轆轤幸一臨舍下也

士謏 寄郭質生

井勿幕

轉眼又是去年別離時也時序催人豈不驚心况淪落牢騷如弟者况直道孩俗如兄者我二人正直灑淚黃河作一付流之耳噫吁去年夏出冬歸卒無所得今年雖不可知以去年推之恐仍難有得意舉耳但不鐘鳴漏盡終當前行或少有所成當與兄共之

可耳

士謏

寄萬仞千

井勿幕

去年邂逅於長江入海處覺足下之風儀直賦風濤而俱壯塵慮為之一滌何期教我不久又話別于江漢盈盈一水令人徒唱巫山高也既而河水欲凍寒

氣刺骨囊中羞濕不歸不得乃於十月西行沿途烈
風發發流水為冰其有黃河冰凍魚龍死之勢十月
抵長安少作勾留已臘初矣乃即家度歲春雪紛柔
春風浩蕩時序驚人道義不修如何如何伏惟足下
高見以窺時勢今抑鬱澎湃終有一波千里之勢豈
終如△之流離失所哉但鵬舉之日幸指示河西部
人便得瞻望後塵也

王瞻
復聖服

井勿幕

前所寄詩本是一首並非兩首如是兩首都無深意
惟是一首與公意合意且隱諱欲人不解靜言思之
必能瞭然直書公意本屬易事窺之於詩無此作法
如是我言藏所謂但曰不佳是我本色潼關重險為

阻請貽之書與公聚首合掌稽首

去歲

寄某報書

井勿著

二月十六日接大報展誦數次蔚哉其所謂國風也
吾國之風日微矣非諸子其孰克興之勉旃勉旃去
年初夏以事適吳即讀所謂國風者曰異哉此何謂
為國風也其事則滄江其文則明水其著作則二三
子之風也此何謂為國風△自七歲即讀△△積今
數十年矣雖不鮮其深術然于上求正誦下采與論
可斷言也周室衰而禮樂微七子卒而大義乖上失
其德民畔叛久矣自三代以下朝廷何其紛紛也而二

伐以伸義氣而其此出彼歸旋起旋落何足算也嗟
乎古人既竭心思繼之以陸離璀璨之文章固萬世
之規模而今則亡後有作者雖欲上求莫由也已故
君子曰禮失而求之野况風乎固小人之馴習也自
周室衰微禮崩樂壞雅頌之道寢焉風人之旨息焉
上失其道下無其德以至于今風雅日虧然雅頌繫
乎上國風繫乎下繫乎上者不可為也繫乎下者猶
可說也今夫以鄉之間民多苦力冬風烈酷手足皸
龜夏日炎炎流汗相屬山年流離哀鳴嗷嗷都會之
中民多奢麗男女雜處履舄交錯月下桑中小言尾
尾自古及今何代無此蓋風人之息而非風之息也
夫興古道繼絕學非俗鄙而懷私者所克至也夫

報之作言政治則竊取日本治民風則新詞連篇日
本之風乎國風云乎哉自昔佛學入國譯書大興棄
精捨宏謬文贅字讀者不解遂成佛風當時猶有韓
柳李杜諸老輩起正於後而文之不絕已如線然今
又以日本風為國風者斯文何其多衰衰運也勉旃諸
子起數代之衰衰在此一舉毋令小醜奄于大地

睿宗元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庚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

睿宗大聖元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從殯於太極殿之西

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於橋陵禮也素帟褰周青壺

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

帝某追攀引縲眇擗司常悽庶物其涕迸感衆靈而影

彰瞻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高

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

累歲耿光伊何傳翊善博聖在昔分瑞爰初剖部符宅殷令

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祗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喜喜

否歷終泰傾維更紉於從代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

襟釋負不為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塞而自閑國維

皇帝仍陟元台鳴牝構孽紛虹肆災飈馳神武電掃姦

田三讓天下载登宸極順夫毗心忘我帝力鞮譯修貢

親賢任職樂英已敷禮緯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裡養

而迎夏芟以祈春靜默公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

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陋伊祁久莫緒追齧缺而將

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揆圖而觀察終脫

屣以清曠齋心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宏風理

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

哀哉夢年罕駭願是付囑俾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

欲增摧絕以孺慕竟厭時而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逆

陳而師帥屬外群悲於編素中不座於珠玉蚤輅迎轉龍

帙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遲遲而從靡旆旌戀

戀以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

撤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冠近嚴歸蹕歸蹕因高而渭川盡卷

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鳴

呼哀哉真義軒之建子妙兮今閔傳其不已倚簡冊之

尊聖真歲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藹華露滋藹揚至德

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夫何以知之嗚呼哀哉

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 績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元宗至道大聖
大明孝皇帝崩於神龍殿旋殯於大極殿之西階粵以
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日將遷座於泰陵禮也象物
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
奠意延晷刻向池綍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
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
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歷數光宅區宇惟皇得
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覲景龍之際乾儀反坤

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劍神
期武貴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為而
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孝至
敬維城上之年佐路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
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
曰皇帝余倦於勤往續丕業以順兆人亂之不可其命
維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
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
求賢冀冀就列指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威
加德訓戎狄驚竄塞不驚塵琛賫爭入來自無垠駕鼓

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內師於上古思與遠
淳然後制禮節陽北祠后土南郊上元齋祭陵廟位號
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
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霏煙
繽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
封於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究
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歷正時調律平
害禮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訶輕沛良辰可賞
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
省順動西南與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

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雖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
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紫氣
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
兮寂寞淚為雨於辰極哭成雷於郊郭追轍跡而徒攀
墓衣冠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
輜龍於帝臺擬將行兮肅穆似有覩兮徘徊遇春城兮如
送望暮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
山之大陸營金阜之元鼎擁馳道兮背往獨宮車兮不
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
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侔聖德兮安可希超
乎玄以依則遺后代兮以垂衣嗚呼哀哉

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

移殯大內太極殿之西階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於景

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雲集其麻衣素雲褰其

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兆庶雨泣於浩壤萬靈風號

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殷殿塲筵哀無容以觸

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降眷首於鸞臺

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

元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

其大象司徒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

未融親則磐石封殊剪桐承桃黃屋主鬯青宮禮樂盡

在謳歌薦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大母侍養親臨寶位

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

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元探擢毫

霧動披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

延冕旒迎日珪璧析年涕謁宗廟臣朝昊天天縱神聖

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歷一定窮人屢賤名士交騰獸

愛觸邪草憐指佞侵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

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

遠聽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齒劍上黨納奔

走隋屯心鄴中龍命誰能去兵王者有征玉璽霧敷金
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鑕就戮迴戈受烹始以
上殺歸於好生恢恢不識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
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
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
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夷戎羗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
樂康會冠劍以高宴戲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
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為於羲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
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鶴語謂百年
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

萬姓哀其考喪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
已號於北渚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玉珮兮若休

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

暗兮深宮愁驚同軌之遽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

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管帟以宵奠駕金根而曉發出

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迴闕逶迤原野蒼芒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

作豐山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

永祕龍顏鱗有逆兮曾觸髯欲陞兮尚攀朝百靈以肅

肅遣八駿以閑閑陵植柏兮未拱閣生苔兮已斑嚴日

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興眾感於萬井結宸悲於九
闕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
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元壤以
存冠蒼穹而罔極嗚呼哀哉

皇上御極之五十二年正屆六旬萬壽特沛溫綸湛恩汪

濊誠亙古未有之盛事而尤首崇祀記典分遣大臣致祭各

省歷代帝王陵寢更加惠士卒於大賚滿兵之外並及綠旗即

命祭告大臣巡閱監賞禮至重也思至渥也陝省自黃帝

迄於文武成康唐歷漢唐元魏陵寢載在祀典者共十有三

而兵數亦最多視他省較倍皇華之選非其人未易稱厥

任也聖天子迺特簡聲望夙著清慎老成之人膺茲鉅典

而我閣部蔡公適當其選焉聞命之日單車就道以閏五月

中旬入關次第舉行祀事輕騎減從行李蕭然茹蔬茹禁

屠宰青芻束薪皆給以時值所過郡邑村落秋毫無擾最

後乃至蒲城某於中途叩謁溫其如玉典型在望蒲之民

聞公清德扶老挈幼釋耒荷耒夾道而疾驅競相告語曰

此天使而狀頭也盡往觀乎且齊聲呼皇帝萬壽謂吾儕

龐眉而駘背者皆蒙大賚之光者也力田而勤穡者皆沾蠲

復之仁者也朝絃而夕誦者皆沐鄉會開科之恩者也君

門萬里有懷莫吐今見我天使不啻登殿陞而覲天顏願

停車聽老民畢語歸見至尊幸達吾儕小人意公憑軾傾

聽接以溫言藹然如家人父子其老者探杖頭錢分給之

歡呼之聲溢於途巷甚且擁道邀入村廬爭奉以茶酒一

時傳為美談不寧惟是今歲各邑麥熟之後苦徵旱公行

公進牧令而告之曰歲無恙與民無恙與凡茲雨暘時若
比戶康阜皆皇上數十年歛福錫極勤勤撫綏之所致也
諸君子其益各恭爾事勤宣聖天子德意某敬受命蒲之
人環觀拱聽莫不頌公清德予其去也若依依難為別爰

命嗣書某願得文以壽諸石公聞其事益謙讓不遑謂余

奉使來西方惧隕越其何德以堪此拒之甚堅而蒲人請

之益力某喟然曰余實令蒲有守土責而重違蒲人意非

所以宣上德達下情也且公車轍所至士親其範民樂其

和凡官斯土者親公之風采佩公之教言爭願勒石以頌

公之清德當不止一蒲也蒲其可以獨後耶因不揣固陋

不辭不肖之辭而為之

於公事竣閱月後聊寫其大概付諸貞珉用以誌我皇上
知人善任而公亦實能仰副簡命之至意云

邑有婦人也汝非婦人耶方賊之至也從良人以逃
匿欲此身之清潔及其被掠也恐辱千金軀願乞一
劍血視彼包羞忍恥偷生苟容者自別汝雖婦人身
婦人其有鬚眉耶生氣久還存幽光愈不滅我今詣
墓祭用表汝貞烈

下

祭原方畦先生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富平楊爵

先生蚤棄軒冕樂道力田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
漠然惟欲窮討古今之典籍以擴充其未盡之心天
踐履方正胸次高遠其超乎塵外也如鳳凰之高逝
必千仞而後翔其確乎不拔也如松柏之挺翠貫四
運以獨芳慨君子之存沒為世道之否臧何皇天之

不慙遺俾遠邇其感傷爵叅為知交聞訃奔走心懷
永悼匪言可盡敬陳薄奠先生饗之

哀祭

祭馬烈女文

劉東星

浩浩正氣盈霄壤間胡爾女子得正而還義不更夫
忠無二主彼昏不知寧毋愧女未偕伉儷矢死靡他
彼已委質偷生為何軀命可輕綱常為重穀雖異室
泉臺同夢人孰無死草木同塵女負奇節喬嶽等倫
閨閣者流猶知就義簪紒而趨胡忍嗜利世教日微
貪誇相尋死權殉貨言之痛心某職斯土慚莫移風
感茲貞烈哀痛於哀弔詞不文陳於太史樹之風聲

嗚呼人義而清氣於風而悲嘆於天地而感於萬物

之材將東隕於太華之精是固通國為之心惻千人
乃之神驚而次乎祖實固於門舊澤幸託夫友朋
伊州府之令往實盛世之芳型汙濁則原跨而海
之門第則宿著東京乃以毓崔銜環之往世召
壯鱣集合之頑弱歲而玄亭奪壽壽苦年而益強
齊祔往祖之操銘以錄勇川之頭角崢嶸而其靈
而和於暮夜戒三惑於平生允不愧而不怍抑有物
而有恒早列賓興之席遂登天子之庭惟神明之
揆獨相賞於羣英謂往哉其必諧特荷爾以專城
醫用東之彈丸為濱海之戶局既商舶之輕重切奸
究之易垂沈積年之凋敝又荒饑之為重民力困而未
蘇人心震以不寧譬鴻翼之見折櫟魚尾之將賴迄明

之車沛雨露於風雲以爲張弛之有道在於溫爾之
並行不有德也何以勸不有推也何以與彼小民之推重
驕心恃而目瞠及積久以共喻羣沐浴於和平故孰殺
之謗止而隆嗣之頤興出東地之百里存斥鹵之縱橫
因潮汐之出入且有田而安耕爰陳書於明府啟節
藏乎計程相沿以置年剛親夕陽而連礎漢泥塗之可
化廣膏狀之漸登玉若華千尋之維堞壯石堵之之藩
屏觀子來之畢集何藝鼓之克牒凡此皆與作之要
務而即爲賡恤之大經夫惟仁則有勇誠則生明四時皆
使是以胥吏絕舞文之陳豈直杜固可實之萌竿讀而
之不作城社爲之肅清并無輕援琴而弄鶴祇有事
戴月而披星因之三異引於制府上攷違於中丞轅車

以同疾望之公而悼之忽昇其之大呼已復升復於東
榮招芳魏公不朱徒踟躕而屏營問遺言於侍者迷
惘惘之未瞑感天恩之高原徒結草於三生遠矜
山南之喬兮腸斷近接去北之漢兮淚零鄭公之
渠莫竟張公之郭誰成遙隔而大漸白哲嗣
以予事或持身之修正毋墮墜夫家聲是亦可以慰
見夫表忠表孝之教勢而追信夫臨深履薄之
戰兢論彭殤之一致從遠親於蓬瀛齊死焉此
生壽寧粘滿於骸形又况其末也斯氏之父母
其多也大造之精靈所可朽者骨肉所不泯者汗
青而獨是生未陰之如牝埋玉樹以何能不能不
怪夫天道之可知而惟彼神聽之難憑

維光緒十有九年十月癸丑欽加國子監學士五品
銜貢士、復齋賀老夫子卒、嗚呼哀哉、夫以今之時、
苟有言及聖人之學者、君子猶樂與之、况先生、
豈以倡明正學、為己任、是人心風俗之賴也、豈惟二
三小子、以同、且、五內摧崩、言石成文、而勉為之、誄
曰、懿歟、先生、令德廣淵、洽聞殫見、探賾鉤玄、妙
齡操觚、累牘連篇、芥取青紫、儕輩莫先、迺
厭科舉、慕古希賢、振衣千仞、高其翩然、在
昔賢哲、豁湖光塞、神斤佛老、孟辯揚墨、非得
不已、欲已、不得、弘道以明、彼淫以息、經世民興、而
邪慝久矣、君子是仰、是仰、是仰、楚在士、元氣在
國、首、文、義、英雄卓、漢、英雄卓、漢、漢、君泥塗、

為末俗表峪口結廬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初祀
紫陽景行正趨景行伊何為君子儒正趨伊何
皆聖人徒雖不敏亦嘗濫竽三年祖王終身
範模梁木與峒此命也夫嗚呼哀哉行為民表
言資廟漢生報矣表薦為當途國之寵秩帝
命誕敷夫命我者而豈其徒聖聖之託於今特殊
或曰天主或曰耶穌歟鳥亡之編通衢岸士女入
主出奴狂瀾既倒或挽或扶匪直也人執德不谿
胡天不弔吾道空孤嗚呼哀哉吾道既孤又弱
一个令往在人身沒名掃伊誰不懷泉以虛座
伊誰不悲先王雨破渺予小子蠢愚將奈何生

悼義女冬娃

李子良材

余生無所嗜好分惟天地之精英孳繇組瓊櫚以愛護分甚於
余之所生嘗持此志以諒人分謂可通德而類情何時俗之昏
濁兮漠無分乎重輕傷心摧骨兮怨造物之不仁奇尤生卒無
幾兮乃有一而不永年倩女既離魂兮遣巫陽為余下招巫陽
感余款款兮又憐女之窈窕見踟躕而不用兮羌獨率彼幽悄
豈其不悲遠行兮願司命之潦倒信讒夫之謀謀兮忘余美之
皎皎嫁河東之牽牛兮乃咸施而醜老血淚潸潸而和流兮傾

慰

月

肺腑而△△△△在蜚夷兮馱黃金又誰贖恨天結而莫知兮
沉囈焉△△△△草木區各有別兮何此造之獨蒲歸豪華吾猶
曰暴殄兮△彼人之頑劣落茗榮於藩溷兮達棟宇於溝壑聚
鐵三十六州兮鑄馬不成此錯心耿耿而念此兮獨申且而不
寐除增墀齋戒以竭誠兮余將禱乎上帝曰下土之臣札儀不
備猥以愚忱敢申虔祭惟志士之自好兮道無分乎隆替保躬
美以獨處兮式清白以自誓玉石不可雜糅兮薰蕕不使同器
王孫式微兮猶嫌阜隸賢女完貞兮露筋以逝苟察察之自保

兮不瓦全而玉碎況彫美之懸殊兮豈惟駑駘與騏驥哀人事
之多舛雖竭蹶其焉濟鬼神如有灵兮諒此情之不異噫白楊

蕭蕭兮墓壘壘天翻地覆兮辨叔灰易汝服兮新紵藉汝幹兮

檀槐湔汝魂兮渤澥晞汝髮兮陽之隈擷渚蘋以布奠擇淨土

為掩埋灵均甘葬魚復兮惡世俗之塵埃清鬼賢於濁人兮風

月臨此夜臺誓不更赴轉輪兮常願影而徘徊雖九死吾猶自

慰兮且引壺觴以破哀

清

潼關銘

屈復

神元屬鼎倏忽戢弄火焰紅爐嚴闕斯立天地淵穆

日月森張險冠函谷煉金沸湯氣吞九有勢咽八荒

包羅周秦飛騰漢唐丸泥鵬翼萬丈鴻毛剗平太華

朔雪

截斷河流變換造物顛倒金甌塞雲蠻風瘴雨滾滾

煙塵巍巍安宅德以用天才以鑄人可移可復千春

萬春

終南山銘

屈復

昔之仕宦捷徑今之虎狼窟穴樵夫牧豎性命是役
萬壑千巖斷嶺連峯東西易位日月易光幽邃深沈
終古罕曜怪獸奇禽山經莫考芝蘭如禾松柏如草
魍魎肥遯魑魅高蹈五岳遜其廣大四皓絕乎比鄰
杳幕泉流風動雲根玉洞花開空山無人惟太乙暄
寂視天都之廢興嗟陵谷之變遷知何日之要津

以歲

黃河銘

屈復

上德不德乃德之神是水非水乃水之尊兩劈山川
中劃乾坤星宿成海明河繫源意所奔流鬼神莫禦
瓠子宣房力窮今古通化存澤菽粟如陵殺人盈野
秦晉交爭九河跡湮苗秀壤膏田侵龍疆龍豈競道
萬派尚黑獨擅中央乃眷西顧美人一方精誠所聚
太華削成波撼崑崙氣逆渤澥永固帝宅金湯斯待

以義名

尋源圖贊

屈復

二十學仙三十尋源幾尋何時六十有三問君白髮對

此紅顏源果有無誰凡誰仙笑而不荅撻槳刺船楊

柳絲絲流水潺潺

石天畹勤儉箴

不天基

人生天地间富貴誰不欲己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
成積最艱難破蕩真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
儉用勝求人奢華莫隨俗男若勤耕田飢不愁粟未
女若勤桑麻寒不少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
男大婚事來女大嫁期迫二親有老病百費相延續
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後勉旃甚勿憚勞碌
乾隆癸丑之歲梅月上浣勒石

酒壚銘

張仰辰

象天之圓因地之方佐以五行鼓以陰陽怒濤沸
鼎電掣乎風狂我有嘉賓醉月飛觴

百硯銘

百硯銘序

出後

大雨數日閉門獨坐興之所至作百硯銘有銘無硯
鏡花水月耳或見之記載或見之往來書室或聞之
口傳鄙性好硯貧不能致今所用兩端皆不甚佳長
磊磊然堆我胸中不去然吟玩斯銘則一一出而羅
列几案間可指數係乎人不係乎物亦且快意而已
且千春萬象何一非鏡花水月哉

乾隆甲子七月金粟老人屈復識於揚州三祝寓齋

案頭銘

張偉行

灤郝隆書學蘭亭字此時大有逸致樹

顏子季種東陵瓜此間饒有樂趣可以安貧
以肆志舍此見小影遠則娛我耳目者皆蕩我心
意者也于此不察無怪其年無所不為

單允昌

鍾伯敬曰事到山中減劉長卿曰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
鑿井白雲中因思武陵人男女耕織無異外人然何以此
中世界遠在羲皇以上蓋事到山中雖多亦閒事到世中
少亦云閒其事事者分非有事無事之分也然則天上仙
人西方佛子其恩忙多事定不閒於利子名客暇中拈出
園居諸事具列如左蓋曰此中之事事云爾未足為外人
道也

讀書

良友譚學

刊書精校閱

課子弟誦讀

閱耕牧

靜觀物化

獨酌微醺

浩歌

展畫

臨帖

眺遠山

臨清流

看閒雲

披佳風

挹晴日 泛爽月 草堂負暄 隔窗聽雨雪聲

看花草竹木 煮茗弄琴 調鹿 餉魚 鳴鐘磬

坐茂林聽鳥鳴 帶露摘果蔬 焚香宴坐

永晝午睡 登閣眺青壠 清夜聽童子簫笛聲

素心人至具雞黍款留 導水灌畦 聽田父野歌

抄樹藝方藥方釀方 忘機人奕棋賭引膠

洞中園鑪 督僮理圃

崇貞壬申菊月心遠居士單允昌書

伯兄性不喜多事亦最不喜譚世人清事其序列園居

三十六事與世人所譚又無少分烏在其為事事者異

歟嘗思事世間事非無出世之聖賢事山中事豈無逃

庸之俗子蓋所以事事者分又不只其事事者分也不
然煉丹參禪凡出家子莫不從事而何以仙凡佛魔差
殊不啻千萬里歟究竟烏乎分試還問之心遠道人第
允審謹跋

原縣創修廡房施湯濟人碑

原縣志

古奉先西南有王子村故老相傳春秋時魯哀公世子門賢
臨潼觀鳳蓮池幸此因名焉歷代來居民殷蕃紳於官吏
蟬聯不絕大都敦敏好義多長者風中有大路對建玉皇
菩薩二洞時號雙廟南抵渭陽北通延廊往來肩摩轂擊
絡繹相接每憩息於此今有飲湯之願夏有飲水之思望
梅擲杖者歲不乏人本村諸君不忍秦越相視議施湯濟
久但少廣廈作帡且此處水鹹西北里餘有一甜泉汲泉
易涸昏暮求之有弗與者諸士女不惜捐貲使費就菩薩
堂前肇修廡房數間安置釜甑器皿等物輪流爨取水烹

茶甚至輟耕停織惟湯事是急善菩薩垂茲悲以救諸苦
諸仕女亦有感而動是婆心乎於是負重涉遠得以解厄
拯困莫不舉手加額誦此地為安樂堂倚歟休哉或曰施
湯暍滴小惠耳所濟幾何余謂善以積而後成諸君子誠
以是事而推廣之蔬水承歡以事父母稱觥獻酬以媚長
幼讓梨分瓜以睦兄弟均葺灑潤以調邨鄉鄰姻戚君子
之行仁厚之俗胥此一一詎本之善而不為哉惟恐事久
或懈善作者未必善繼諸君子樂與人為善也故勒之石
以勸厥成

月有言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
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
賈民禁偽而除詐市之設也何邑蔑有况蒲萬室之
邑。鳴吠四達亦非一二人所能辦者在萬歷中汶上
李父母平肆均市城內關外立為五頭其來已久厥
後荒亂相仍移置北關關外舊役獨自應行號馬料
豆領銀平糴亦因天時亢暘米價騰貴市廛冷落為
之罷市第闔闐不可無人蒙邑侯田召募在城斗行
仍立集市生涯貿易熙熙攘攘關外舊役欲分其潤
蒙按臺扈親自處分仍令該縣調停安集侯乃印斗
五十於四城北關分為五頭三日一轉週而復始每
至其一事有邑外西廟村落所計州火萬家萬舍參

月五頭各分六集著為定例由是城內關外各樂其
生再無置隊喙余嘗聞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
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侯平心惠政如鑑如
衡周禮所謂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
辨物而平市與夫結信而止訟禁偽而除詐者非耶
今法制既立大家有利則共有勞則均在城在闕同
是蒲人恪守成規為盛代之良民而爭奪之悉泯也
不亦善乎是為記

今上龍飛之癸卯獲一舊家故園於村之東南隅週
遭不及五畝無名花無異卉初但以為藝蔬地耳繼
而栽花種竹凡菓與木之近而易致者亦稍備焉中
構茅屋數椽僅可容膝較之夢得陋室雖更卑隘而
蓬戶晝掩非吾臭味者終不許亂踏落花每當春夏
之際花明柳媚蛙鼓鶯歌即風之晨雨之夕亦未嘗
不徘徊流連於其中若夫青女滴霜菊吐黃花之豔
六花呈祥樹成白玉之條悠然靜坐愈令人情意俱
遠蓋四時之趣不同疊出不窮而逍遙散慮夫亦各
有所取也臨牆舊有一臺高可丈餘亦無亭榭然一
登其上東望邑城西顧村落所謂烟火萬家籬舍參

差者無不接於目而在吾舄履之下焉北則山擁錦
屏唐帝五陵之所在也至於天外三峰少陵所吟箭
括通天有一門者亦遙遙焉送青獻翠於其南以園
外之景物供幽人之嘯咏其有藉於臺而日日扶筇
者蓋已屢易鶯花矣己巳出就小草遂辭園行奈迂
疏之性不耐煩劇回望故園櫻蕨如同華胥國土而
魂與夢遊猶日在碧井綠畦間也不五載即拂衣歸
歸而三徑雖存松菊半蕪昔之郁郁青青日悅吾目
者今則荒烟露冷無復昔日蔥鬱於是重為經始即
舊屋之前接簷再建一楹兩掖各造斗室穿垣以通
之西為茶房東置几案為憩息所堦前繚以花牆題

以竹之多竹也鵝外培舊植新令

友平章今古或襪褓客來閒談稼穡翦綠韭烹露葵
優哉游哉亦曰聊以娛吾餘年耳然數載倦羽歸茲
清涼片地無塵氛之擾有幽閒之樂問其里道不知
去蓬壺幾許而心曠神怡已不覺葛天之緬渺也嘗
稽古見有文杏雕梁畫棟凌雲僅肩輿一登西樓者
矣有朱門扃鎖主人到老不曾歸者矣宅猶如此何
況於園即以園若樂遊若金谷若平泉洛陽諸名勝
亦須為之主者杖履頻加日觴焉咏焉而趣乃生不
然松雲嶺成誰為賞之繡尾魚長誰與樂之縱有林
梅蔣竹芬芳前後亦冷冷淒淒與埋沒於蔓草寒煙
者等甯多乎哉是園不慮無趣而特貴其能涉也故

取歸來詞句顏之曰涉園于丁丑二月廿四日把筆
為之記

園名芥子無別解况小也負城東郭先大人場圃於此余
喜頻池水手以灌園遂割場之半築焉周環僅足畝中結
茆廬數椽風櫺月牖坐整琴書儘自悠然軒左有洞邃十
笏餘聊備寒暑前溪環繞溪旁種桃數本天豔灼灼遮迷
洞口彷彿武陵春色故顏額桃花洞天就洞成臺臺為樹
一楹連葺小樓小閣翼之逕從元隱壺口歷雲樹戶捫藤
蘿躡石磴旋轉勃窣而上金幟浮山峯巒翠秀壠樹烟村
歷歷如畫洎指點五陵風景半為雉堞所障憑弔惘然開
窗南眺清渭東瀉若帶而大華終南佳氣鬱蔥(緜)縹天半
此登臨之大觀也下樓行數武新篁敲風青蘿篩月淨置

一片石堪當醉月芳堤蜿蜒入頤過此抵桑林嘴謁祝融
祠稍南構亭如蓋晴窗樹色掩映題名環翠亭腋鑿井一
口清冽甘美而輓輓聲韻尤足快耳爽心由井欄之東直
達慶雨山房歷弄琴臺另有文杏一區中可結庵尚未果
也要之園無甚名花異卉竹梅松桂而外火棗雪梨湘桃
金杏更居多時作清供取不禁用不竭亦快事也余日涉
其中或彈琴或賦詩或者煮茗或馴鶴或倚檻長嘯或對客
奕碁容容焉與與焉是非不掛於口名利不關於心冷然
善也有客詰余曰園名芥子是矣據所言種種似不芥子
若者得無哆啞刺謬乎余曰否否莊生不云乎計天地之
在道中猶碧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天地不猶毫末之附

馬體乎何況余園乎客相視莫逆而樂是為記

雜記

宿廟祭城隍文

汪元仕

凡

年月日新授陝西西安府蒲城縣知縣汪某謹致誥
於本縣城隍之神曰某質本樗散才慚襍線筮仕汀
州未及一載即蒙兩台特疏調移台灣任自甫及三
年又獲題授今職撫衷自問某何人斯應茲異數受
知於大君子之前也當是時八口往來浮游海舶汪
洋浩淼波濤撼天瞻星望日靡有津涯非邀聖天子
之靈神明呵護幾何不侶魚鰕而友鼃鼃也今幸無
恙蒞任伊始例得先期宿廟是某一民未接一事未
舉清明在躬得與隍神感召於夢寐惴惴之際敢布

區區上告尊神神奉上帝明命監臨一方縣令奉天
子簡命長吏一邑位分幽明職掌維均請與神約某
自蒞任以後凡百舉措惟神降鑒賄賂行與貪婪無
狀是非倒置致使小民含冤而莫告乎私淑起與正
供之外巧立名色剝民膏以肥私囊乎事關大案顧
惜考成奉順上旨不能反覆為民請命乎事非大案
武健嚴酷三木煨煉哀此下民斷者不可復續乎芳
民不去良民不安唯諾畏縮柔茹而剛吐腴然立於
民上乎考課不慎懷瑾握瑜之士奪於錢神湮沒於
豐蔀窮樵乎凡茲數者如或有之神其糾殛患及一

身罪及一家自作之孽仰又何怨更有請焉春祈秋
報載在祀典祀粢盛不潔牲醴不備祭祀不躬親是某
之所以事隍神者未至也風雨不時年穀不登人夭
札而物瘡癘是神之所以庇此一方者未至也神力
所能神其圖之神所不能宣幽達隱以輿情昭告於
皇天后土亦猶縣令事權所阻懇請於上邈而並尊
以入告我后於內而後即安也神勿夫夫也一日未
官為此大言駭人觀聽以欺神明而取罪戾也某年
踰四十嗣續未舉矢此空願吾將誰欺也哉伏惟垂
聽

雜記

亦政堂記

張仰辰

昔僑大夫云為治如烹小鮮貴在勿擾夫勿擾云者行所無事

而已余家仲聚垣甫蒞茲土有雀符之驚兼魏掾餘孽未燼不

得不煩調劑數越月鬼魅潛消疆索以甯政事堂亦止勸勤桑麻

收租賦而已視戒石日影不啻城南越赴館時公廨旁舊有別墅

頗寂不知荒圯何年內餘四槐疏陰落翠繁蕊凝黃殊遠人意

維時家仲刈茅留陰創構四楹堪恣幽賞居間扶老母攜家人

於其中或戲絲或含飴或聽鳴鳩喚晴或看兒童捉柳弄絃歌

亦趺坐總期與吾民消此永日耳逾年余以謁選入京便道省
母日與家仲長枕大被憇息於此而傳餐焉詩筒酒壚也茶鏹
花臨也供給慇懃不勝支體之意洎余出都再至日月已易寒
暄堂是時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圍鑪夜坐相與談經說詩兼及
所履山水之名勝所覩確士之奇蹤不自知其樂之陶陶也起
視肅民相安於婦子作息之常而亦無復事事以相答已而余
將買舟南下家仲曰阿兄臨行何不一言以誌斯堂且以教
我余應之曰昔人有以半閒名堂者有以吏隱名堂者弟雖樂

其中而非其心也題曰亦政亦非可乎若夫懸魚卻鮓慎終始始則有先大夫之流風在不容余置喙也

五陵野史

雜記

遊華山記

張星漢

丙子仲春學憲科試同郡試甫竣余與同寓六人慨然欲踐華遊之約凌晨出南門渡洛水遙瞻三峰巍峩在半空中已不勝景行仰止之感云午右至嶽廟先參神禮畢遍閱兩廡及廟內古跡最後登萬壽閣北望三河南顧仙掌方信蘇子由云於山見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斯言不余欺也憑欄不欲去者久之然日色已薄暮遂出廟投野店而宿翌日方出即就食食後南行與同行六人更唱迭和遂不覺已至谷口矣口西有雲台觀遠望峻宇雕牆幾

與嶽廟埒余方思乘興而騁而同行數君子已前往
去余數里矣于是遂賈勇而前過五里關蒞羅坪凡
所謂希夷峽小上方大上方者平日皆心傾之而未
暇周歷也崎嶇險阻日亭午僅至青柯坪焉自此而
上則為千尺幢再上則為百尺峽時同行三人畏懼
不敢登余與王子清晏慶子三陽壹不知夫山徑之
仄且逼也攀援而拜扳石窩踏石磴始爾爾之至
時方就地憩息忽遇族人元明暨六御秦公從太頂
而下極言蒼龍嶺之峻絕勸余等勿復前余奮然曰
君可以來則吾亦可以往胡為乎半途而廢哉遂別

二人而去至老君犁溝溝邊有石洞洞有雲水余與
王慶二子出乾餠而食食畢酣飲且前且卻不數武
而至蒼龍嶺下上看雪氣迷離三峰若在縹緲中乃
悟由五里關至此凡道所經歷者皆諸峰羅列如兒

孫也並不勝心慕力追云然王慶二子述文公涕泣

別家事一若有興關者余方與再三商議適有二人

擔炭而至笑余等之懦昂然而行無所顧忌余三人

因接踵前往目不敢旁視足不敢輕舉至玉女峰頂

而背汗漢已浹衣數層矣斯時也神怡心曠徧閱峰下

石與山石迥不相同道人云相傳此石從峨眉山飛

來然與否興從此而南下稍東則為仙掌峰上有希夷先生睡處西日蓮花峰峰石忽中裂若有人開之者內有人形宛然循西峰而南經仰天池有呼吸之間可通帝座八字乃李太白所書與落雁峰相連即所謂南峰也峰頂有嶽神廟北向登山門遠眺黃河隱隱若一帶形而凡萬壽閣之竦峙雲台觀之壯麗俱無從其形狀矣乃至道院食道人饌至夜宿層樓上方就枕欲眠而磬聲鏗然入耳更令人有飄飄若仙之致云次早別道人一直向青柯坪去方欲覓同行人三告以三峰之靈異而三人者昨日與元明六

御秦公已同下山赴嶽廟矣余故行色匆匆又經大

小上方希夷峽與雪台觀而未暇遊覽也日欲曛至

旅館同款洽焉茲遊也往返僅二日遙情勝概一覽

而畢山靈之笑人不少矣安得二三同志挾劍負書

重尋登眺之樂也哉

商者、以類以類、桂前之官、亦亦也、前之官、
土者、未嘗構是堂、而得以名是堂、亦從今之官、
官土者、未嘗名是堂、而得以記是堂、亦從今之官、
一懼之、一慕之也、懼之、恐愧也、以是名也、慕之、
企事之、是名也、亦亦也、古人過潮則趨、過朝則趨、
以有斯觸、則必有動、亦亦也、今堂之名也、非余德、
之觸乎、使居是堂、而言有壇宇、視有必結、
心虛以直、其行清以倫、其隨義、不鹽利、如驕虞、
不殺、寧拙、為親母、以力為、寧工、為妻、母見、好、
寧章、如玉、母、如珎、顧不謂之、屏絕、其、
負、此、芳、哉、若、夫人、之、視、之、取、其、外、部、而、遺、其、中、
局、

則^母乃乃買櫝還珠之誚與故相馬不以肥而
飛兔騷哀者追矣相劍不以室而吳干越鉤者害
矣特預章之材不以微擇敦其美執夜光之璧
不以纖纈掩其珍則又論居是室者之眼孔如
箕也^然膏以明滅薰以香焚息言藏而不為顧
風之弄尤貴乎居之論之名事願鼎耳而直而
一木樨也哉既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為
之記

公諱廉字介夫一字摺珽西峰其別號也始祖諱信由太原遷於蒲傳十二世至公之高祖諱孕琦歲貢生誥封宣武將軍曾祖諱年慶康熙辛酉科武進士寧夏右衛守備祖諱滌太學生考授縣丞父諱良材字遜之邑庠生母石太孺人生子二長諱照貽贈文林郎福建永安縣知縣次即公性聰敏雅尚氣節而器識深沈不以待華顯讀書刻苦自勵求古人所以立身立名之實為師法恥沾沾與世儒伍弱冠遜之公卒哀毀過甚石太孺人憂之且泣且慰迺稍稍節哀卒如禮初家計頗豐繼中落饔飧幾不給家人弗堪公曰此天玉成我也增益所不能其在斯乎貧日

甚志益堅學益奮環堵蕭然泊如也挺特浩落之胸
耿介嚴毅之操時流露於誦讀歌詠閒對人從不一
語及貧人亦無甚知者即有知者終未嘗肯干以財
乾隆甲戌入縣庠去歲之公歿三年矣越二年丙子
舉於鄉石太孺人色喜公亦怡然然每念遠之公不
及見則又泣潛潛下當是時宗族以豪華相尚二三
林下耆老貴遊公子及力能贍足者競以宴樂飲食
酣歌輪日更代且招族之能文學者較翰墨於舞觴
以博風流韻趣公獨翛然弗往雖招之雖屢招之亦
弗往始公之試禮部也下第留京師江右李穆堂宗
伯文名重於時為世宗匠公以門下士日親其言論
心期頗豁自是風骨愈峻學力愈充博覽經史諸子

其才又憐其貧時膺選出都招之往弗往或勸之行
公曰丈夫遠大為懷耳豈以區區之潤而分吾志且
吾有老母在但能成進士獲尺寸祿養不亦愈乎遂
弗往居京數年僅以館穀自贍書箴之外無長物顧
獨以文章稱雄振筆揮灑動成巨製其踔厲風發奇
傑沈厚之概觀者見其文皆以為直抒胸臆酷肖其
為人鄉先達單進齋銓部衡文少許可獨於公引重
焉迺連應春官試人人意其必高第迺竟不得第丙
子同年友張蔭亭觀察守池州敬公學品重聘延之
教其子公家居奉母不欲往石太孺人曰行矣館金
亦將母也且教學相長耳與讀書應科亦相資行矣

公遵命徘徊久之始克往至則以道自重課徒嚴而
不倦逾年石太孺人歿聞訃慟而絕絕而蘇者三奔
喪後一切祭葬儀皆如禮時乾隆戊子歲也既除服
觀察復延之池州訓課如前自理舉業則更加淬厲
為文益醇而肆焉蓋公生平以文章自負嘗謂雖十
上公車弗恤故不以屢躋挫其志甲午冬攜其徒歸
里且為明年會試計甫至家三日卒年四十有三後
以長孫貴累贈文林郎承德郎朝議大夫湖北安陸
府知府省厓鼎曰我祖鄉賢公於公最友愛朝夕談
論多道德風義與夫性命文章事鼎時侍膝下年太
穉不解記憶獨彷彿其貌狀挺然毅然落落風塵表
世傳公館池州時太守請閱郡試卷有持厚貲欲

人苟取類如此惜眺齊山求杜樊

川題詠處流連賦詩多佳什今皆不傳卒之日和恭
人以家貧子幼泣而訣公第曰架上有書今科目繼
承在吾族稱盛詩書之貽澤長哉

傳狀

邑增生佐之王公寶行序四年

王

鼎

昔漢馬伏波因貧致富嘗恥為守財虜論者謂將軍
豪俠好義而教子弟獨尚謹飭是以能自全而有馬
廖之賢晉徐邈人疑其通介異稱盧欽以為世人無
常前之通即為後之介非占風候氣者所能知是二
說也予嘗持以觀人於貧賤富貴之中其境遇不齊
而持守如一者類皆負堅凝謹重之操以出入於豐
嗇不齊之境而不為風氣所移歷歷驗之若符契然
佑之叔祖生平所處之境嘗屢易矣而其心不改其
度有常人或謂其質美而予獨總覈初終以為由學
問以成就之者非無據也公少時家號素封考志仁
翁致仕歸豪而好客門外車轍常滿衣服飲食器具

無不精麗者公日就塾誦讀穎悟有奇識顧獨不與
羣子弟伍布衣蔬食有如寒士者如是者有年弱冠
補博士弟子員文名重於時家道中落志仁翁老而
衰公奉養必豐及歿葬祭如禮飾終事彬蔚可觀哀
痛踰恆自是食淡居陋閉戶力學四方士之遊其門
者頗眾如是者有年公既刻苦嗜學磊落有大志應
歲科試輒高等而屢躋秋闈屢薦終不一舉貧日甚
而俊偉光明之氣時流露於應接論辨間每談古昔
人物與夫臧否流輩皆能直達其性真無所迴護迺
往往不合於時門庭寂然或至日不舉火卒以耿介
自持絃誦弗輟如是者又有年晚年學益進過益疎
遂無志於功名而專力於訓課諸子使知本業及家

謹約淡素仍與貧時同如是者又有年而公已病且
老矣於戲世態靡常榮悴殊觀局外者動生炎涼之
感而身入其中歷富貴貧賤而充拙隕穫者可勝慨
哉公始而豐豐而復嗇嗇而復豐境至不齊而儉約
貞一以道守之者不少移其殆得伏波謹約徐公有
常之遺意歟後之人有如廖之賢者不可知而或可
知也予別公二十五年去歲歸里視疾於寢狂迷弗
予識不能得其胸臆所在顧視其室內衾褥之外無
所有可知田宅子孫之計不足以累公也故曰總覈
生平由學問以成就之也觀公者略其迹而窺其心
亦可以識其微矣或曰公工楷書有魯公筆力畢世

未嘗作一行草字其始終敬慎之一端乎予謂公之
以學處境亦猶是也夫

傳

朱久相傳

王鼎

吾友朱梓亭者雲南富民令吾陝富平人諱久括字
巨源號梓亭先世累有封贈尊甫理齋公以孝行旌
表公兄弟四人公居次生而穎悟有過目成誦之資
溫厚寡言笑性孝友門以內無間言比長留心濂洛
關閩之學以正心誠意為本乾隆戊申由博士弟子
員領鄉薦四上公車限於額不第嘉慶辛酉以大挑
出宰滇南蓋將舉平日所講者實欲見諸政事矣在
滇南垂二十年歷任平彝宜良羅次景東恩安合澤
嵩明陸涼諸州縣所至皆有賢聲而於富民為最久
先是平彝有青天之譽隣境士民且爭相景慕及蒞
富民任治行益著富邑漢夷雜處民俗於三月三日

祈福於法華山之真武閣其靈芝山之慈勝寺則以
八月十八日遊人最盛奸宄易生公至朝夕設香案
宣講聖諭廣訓並令師塾中各相肄習自是民咸知
秉禮畏法邑有九峯書院因舊址重立新規士風以
振邑數有水患則向之土溝多以泥水作壩公親履
勘改修石工農田水利賴之邑向無蠶桑婦女亦不
諳織紡事公相度土_宜勢教以樹桑並親蠶試絲民之
無力為機具者官為給之永姚軍需項下存銀千數
百兩公盡給地方置公田歲得穀二百餘石建廩貯
之按歲增貯以備不虞曰任卹倉公以嘉慶二十四
年六月補富民道光四年六月卒於署凡六年富民

稱理其卒也富民之男停耕女輟杼士庶之衣縞素而哭者數千人如失慈父母不移時以公實政請於大吏大吏以聞入祀名宦祠富民去富平將萬里公之去鄉也且數十年矣而德之在富平者有王彥云劉如愚之比公居美原鎮鎮北有炭井民資以生忽有水注挹之不竭取炭者幾無措公齋戒為文焚香虔禱是夕井裂如雷水涸而以炭資生者如故非其誠意正心感極神明之一驗歟道光九年四月富平士民亦以其實行上請如富民事崇祀鄉賢祠贊曰滇南之去關西九千餘里何斯民好德之心異地而同符耶非公之德實有入於人心而無間者能若是

耶公所著五經會意史論心法正蒙句解闕學續編
明月山房詩文集膾炙人口皆其德之緒餘發為文
章也抑豈足為公多乎知公者其亦觀厥本哉

公諱荆材字郢珍姓屈氏世居陝之蒲城族大而貴
盛邑之望也考諱來泰終歲貢生繼悔翁詩人後家
學師承能得其要教公以嚴正公性穎悟讀書窺見
大義朝夕侍奉必先意承順故得嚴父歡年三十補
諸生明年食餼於上舍士論翕然推之每構一藝成
郡邑傳寫殆徧學使者案臨必以其文冠多士更十
餘使如一然數奇終不得舉於鄉公性和粹無疾言
遽色宗黨有逆施事亦必以巽順承之家貧授徒邑
里汲引多成就得脩脯以菽水養母藹如也其發為
文章也清而不剝真而不漓雅正而不肆誦其言可

以知其人矣善書又善酒書宗歐柳時或參以己意
酒蓋無日不飲世事有欹側境遇有坎壈皆以酒融
之顧每當賓朋讌飲少長羅列公則從容論議怡然
渙然酒益酣容色益樂遂天機洋溢座上人蓋不醉
以酒而醉公之意焉初公弟荆璽之遊幕黔中也恐
母原太孺人思不置承歡益惟謹迨原歿而弟訃亦
來哀之^痛情終其身弗釋居平不任俠重信義一諾之
後即應艱鉅而不辭亦不變里黨有爭執得公一言
乃定即有犯者亦不校故遠近皆德公嗚呼夫綜公
之生平行事為人學富而遇窮遇窮而養豫養豫而
天全古所謂抱道而處之士洵有合歟今夫士習之

不古若者以才華相耀以浮薄相與以標榜相高苟
不得志於有司則抑鬱骯髒落拓放逸而考其家庭
之行鄉黨之譽寂焉無聞也者此學校所以替風俗
所以頽陝之人士得公久居黌舍為後進規吾固為
吾之鄉幸矣然而公之學可以致科第登館閣即不
然而一官一邑稱慈惠師亦得以窺其抱負乃鬱鬱
焉竟不獲展所志以明經老以善士終惜哉公有子
三人汝驊字駿一汝駘字仲度並歲貢生汝驥字訥
齋舉於鄉官漢陰廳司訓贊曰余於屈氏同鄉邑為
累世交公又先鄉賢公及門士也余少時遊譙過從
未嘗不敬愛其為人至讀其文聆其言論則又令人

羞於泉下其無知亦足見笑於人間人之知何如自知之
知且詳矣烏乎自茲以往烏飛兔走隨俗僥仰邱夷川虛
與時存亡後之人見朽未腐者知為大清畫士蘇子衡之
骨也憐而瘞之如其無餘徒見此石願磨滅其字以為擣
衣之砧不無與世有益自誌

傳狀

許先生家傳

光緒辛卯舉

張銑

原名鼐

許先生者清廣生字厚菴蒲城西南之白楊樹村人村為
荆姚鎮之附庸有白楊甚古樹已薪蒸而名犹存也鼻祖
占魁當本朝定鼎從龍多載定績以功封總兵世襲一等
拜他刺布勒哈番贈太子少保謚恪敏時三原梁公加琦
亦以總兵從征勲勩甚著公特與齊名子登隆仕至光祿
寺卿厥後漸式微至先生已傳八世儕諸毗隸矣先生少
孤重閨實養翼之讀書絕慧猥以閭室細弱家政罔所託
年十五遂不卒讀習計然術亦未就日課鹽米不絕孝養
亦常人之所難能矣然有遠識有定力壬戌之亂聚村人

士生盛明之世有父師以訓其行有詩書以束其躬

朝夕絃誦出入謹持雖境處奇窮簞瓢陋巷之不堪

而文雅風流蔚蔚彬彬不越矩矱尺寸盖先聖之教

澤孔長士所以克端也海平吳君者生當咸同之朝

政教民俗已不逮昔然老成典型流風未泯為士者

猶知以禮義束身力敦學品君生而聰穎好讀書英

敏過人早入邑庠補增廣生學官均愛其才以優行

舉於督學使者事父母能承歡順志卒之日哀毀逾

恒自痛不得無財俱不可以為悅但竭力營葬稱家

有無期於無憾而後已家計窘急歲資館穀之入以

畜妻子或為人傭書以濟不給性閑靜和雅與人無

疾言遽色以故士林多重之光緒丁丑戊寅歲大祲
道殣相望君家無擔石之儲室有懸磬之歎幾若不
能自存乃蔬食菜羹極貼危困苦卒能無恙者固士
窮見節義抑亦吉人自獲天佑歟生平以文章自勵
勵挾鉛槧入棘闈屢不售晚年遂絕意進取專以授
經為業教諸子誦讀皆循循守法焉卒年五十有九
時光緒甲午二月也李孺人者君之糟糠也夙嫻姆
訓克儉克勤于歸時舅姑尚在堂潔滌澣奉盤匱婦
職克順能得堂上歡心其相夫子也績紡以助其書
聲敬戒無違于閭範其訓諸子也愛育不事姑息防
檢不弛細故箴黻補綴有必親釐醬醢鹽米有必惜凡
飲食衣服之需未嘗以家十肖字非

十三
稱未亡人改革後

壬戌六月卒享壽蓋七十有一云子三長宗愚業儒
早卒次宗思宗憲俱業商能守義方孝養其母惜乎
君早去人間世旨甘之奉未及享耳孫一已淫幼讀
頗嶄然露頭角也也可必其克繩祖武也慨自乾綱解
紐亂政亟行義仁之途榛蕪狂悖之風日熾士不知
立坊表而學其所學女不知守範圍而道其所道如
君之簠簋自飭孺人之藜藿同甘其孰矜之而孰似
之嗟乎此余既叙君之夫婦同德而益滋世道人心
之感也夫

論曰陽教不修陰教日昧人無知愚爭以財利相趨
向遷流庸有極乎彼王子安之窮且益堅孟德耀之

貧有禮求之叔季不數數觀也觀吳君之伉儷琴瑟
偕好室家相宜相內不聞詬詈之聲閨中具有太和
之氣嗚乎亦可以風矣

後

歲貢生季菴吳君壙行序

米

出

橋陵漫水之間代產奇士其文章俊逸才氣縱橫與夫志畧之超塵軼俗足以冠絕一時而輝映千古者余於季菴吳君有取焉君諱克聯字星五號季菴其先浙之金華蒲江縣人明洪武七年遷居蒲城傳十六世父漫西先生為邑名士制藝之外尤工於詩善學老杜時與旌士坊張樸亭齊驅人稱樸亭李而漫西杜余讀其詩欽服久之君以家學相承於歌行詞曲諸雜體無所不通涉筆成趣出語解頤秦人士傾慕咸以遠器推許而不意其鄉貢終初君應童子試縣府常列前茅以十九歲入郡庠旋由高等食廩餼貢成均其肄業於味經宏道書院長安張克菴咸陽

劉煥堂兩主講皆奇之月課累置榜首歷任學使觀
風考試輒冠軍由是遠近嘖傳京師士大夫耳其名
無論識與不識多以魚雁相通問謂他日必入史館
班詞林為僚屬也胡乃埋沒風塵四十餘年不獲秋
闈一捷斯豈非人生一大憾事嗟乎有才或不逢時
或不遇知音以君之才挺生於八股詩賦取士之時
代又多得賞音者是有才矣逢時矣遇知音矣乃為
數奇所困而不能振響於廟堂之上以大鳴其得意
鬱鬱然老死於林泉而不起卒以窮愁為結局吾不
知天生之而又阨之果何心耶唐李太白登落雁峯
搔首欲問青天人咸目為狂態發露殊不知皆屈抑
為之耳古今文人詩客懷才不遇牢騷滿腹抗既悲

為之耳古今文人詩客懷才不遇牢騷滿腹既志
哥以抒寫不平如吳氏父子者比比然也竊嘗歎君
子不能與數爭而數實足窘君子余應鄉試動以忤
時見黜故書十上而不行時潦倒青門或以長安賣
松者見誚或以劉蕡忤宦官讓責君亦以骨鯁深恨
余以同病憐君并愛君之才議訂蘭譜交適佛坪歲
貢宋葆初下第廝一宅三人心相契梗泛之迹落寞
之態又無殊遂效桃園遺事以齒序宋孟而吳季焉
余家與吳氏世相好余父與君父漫西為詩文交余
兄與君諸兄繼之厥後君與余又繼之情好益密君
年少余一歲余能不為君慨耶余能不為君之才慨
耶余能不為君才之不見用慨耶雖然窮達有命君
子樂天世不君用是世無幸福而於君之才無損也